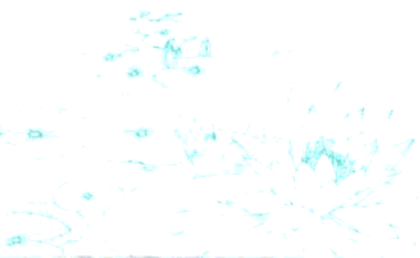


学 生 阅 读 经 典 丛 书



朱自清作品集



南海出版公司



朱自清及其创作简介

朱自清,字佩弦,现代散文家、诗人、教授。祖籍浙江绍兴,1898年11月22日生于江苏东海,长大于扬州。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之后在江苏、浙江一些地方从事中学国文教学。1925年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31年至1932年到英国伦敦学习语言和英国文学,并游览考察了英法等欧洲国家。从欧洲回国后,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他是文学研究会早期会员,1934年与郑振铎等编辑出版《文学季刊》。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南迁,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日胜利后,回北京仍任清华大学教授,直到逝世。

朱自清从青年时代起,就追求民主、进步。他曾参加“五四”和“一二·九”学生运动。1946年7月,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在白色恐怖下,朱自清不顾个人安危,参加悼念集会,在悼诗中称闻一多是“一团火”,将于“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因为美国支援国民党政府打内战,朱自清于1948年8月12日病逝前,嘱咐家人,说他已签名拒绝美援,不要买政府配售的美国面粉。这都表现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尚的民族气节。

朱自清在大学时代就从事新诗创作,写了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首抒情长诗《毁灭》,在当时的诗坛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后来他转向散文创作,并且硕果累累,先后出版了散文集《踪

※

朱自清及其创作简介



迹》、《背影》、《欧游杂记》等,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散文大家的地位。现代散文家、小说家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导论”中给予很高的评价,说“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贮满着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外,文章之美,要算他了。”浓郁的诗情画意,朴实凝练的语言文字,使他的散文成为美文典范,其名篇佳作选入大中学教材中。

朱自清也是一位学者、教授,长期从事古典文学、语言学、文艺学的教学和研究,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出版了评述《诗经》、《春秋》、《楚辞》、《史记》等古籍的著作《经典常谈》、《诗言志辨》等。他与叶圣陶合著《国文教学》、《精读指导举隅》等国文教学书,也是一位语文教育家。

※

朱自清及其创作简介

LIBRARY 6P / 15



目 录

上编 散 文

憎	(3)
歌声	(7)
匆匆	(9)
春晖的一月	(11)
航船中的文明	(16)
《忆》跋	(19)
《山野掇拾》	(23)
女人	(29)
背影	(35)
白种人——上帝的骄子!	(38)
执政府大屠杀记	(42)
阿河	(50)
哀韦杰三君	(59)
荷塘月色	(63)
一封信	(66)
怀魏握青君	(70)
海行杂记	(73)



儿女	(79)
说话	(86)
扬州的夏日	(89)
看花	(92)
我所见的叶圣陶	(97)
给亡妇	(101)
冬天	(106)
赠言	(108)
春	(110)
择偶记	(112)
说扬州	(115)
南京	(119)
买书	(125)
初到清华记	(128)
蒙自杂记	(131)
※ 重庆一瞥	(135)
不知道	(137)
目 论自己	(144)
人话	(148)
录 论废话	(151)
论青年	(154)
话中有鬼	(158)
外东消夏录	(162)
重庆行记	(168)
我是扬州人	(177)
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悼闻一多先生	(182)



回来杂记	(187)
论不满现状	(192)
论雅俗共赏	(196)
论百读不厌	(203)
论书生的酸气	(210)
论老实话	(219)

下编 游 记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227)
温州的踪迹	(236)
南行通信	(244)
南行杂记	(248)
潭柘寺 戒坛寺	(251)
松堂游记	(256)
威尼斯	(259)
佛罗伦司	(264)
罗马	(269)
滂卑故城	(277)
瑞士	(281)
荷兰	(288)
柏林	(295)
德瑞司登	(302)
莱茵河	(306)
巴黎	(309)
西行通讯	(330)



三家书店	(338)
文人宅	(346)
博物院	(353)
公园	(360)
加尔东尼市场	(367)
吃的	(370)
乞丐	(375)
圣诞节	(379)
房东太太	(383)

※

目

录

朱自清作品集

上 编 散 文





憎

我生平怕看见干笑,听见敷衍的话;更怕冰搁着的脸和冷淡的言词,看了,听了,心里便会发抖。至于惨酷的佯笑,强烈的揶揄,那简直要我全身都痉挛般掣动了。在一般看惯、听惯、老于世故的前辈们,这些原都是“家常便饭”,很用不着大惊小怪地去张扬;但如我这样一个阅历未深的人,神经自然容易激动些,又痴心渴望着爱与和平,所以便不免有些变态。平常人可以随随便便过去的,我不幸竟是不能;因此增加了好些苦恼,减却了好些“生力”。——这真所谓“自作孽”了!

前月我走过北火车站附近。马路上横躺着一个人:微侧着拳曲的身子。脸被一破芦苇遮了,不曾看见;空着黑布夹袄,垢腻的淡青的衬里,从一处处不规则地显露,白斜纹的单裤,受了尘秽底沾染,早已变成灰色;双足是赤着,脚底满涂着泥土,脚面满积着尘垢,皮上却结着网一般的细纹,映在太阳里,闪闪有光。这显然是一个劳动者底尸体了。一个不相干的人死了,原是极平凡的事;况是一个不相干又不相干的劳动者呢?所以围着看的虽有十余人,却都好奇地睁着眼,脸上的筋肉也都冷静而弛缓。我给周遭的冷淡噤住了;但因为我的老脾气,终于茫漠地想着:他的一生是完了;但于他曾有什么价值呢?他的死,自然,不自然呢?上海像他这样人,知道有多少?像他这样死的,知道一



日里又有多少？再推到全世界呢？……这不免引起我对于人类命运的一种杞忧了！但是思想忽然转向，何以那些看闲的，于这一个同伴底死如此冷淡呢？倘然死的是他们的兄弟，朋友，或相识者，他们将必哀哭切齿，至少也必惊惶；这个不识者，在他们却是无关得失的，所以便漠然了？但是，果然无关得失么？“叫天子一声叫”，尚能“撕去我一缕神经”，一个同伴悲惨的死，果然无关得失么？一人生在世，倘只有极少极少的所谓得失相关者顾念着，岂不是太孤寂又太狭隘了么？狭隘，孤寂的人间，哪里有善良的生活！唉！我不愿再往下想了！

这便是遍满现世间的“漠视”了。我有一个中学同班的同学。他在高等学校毕了业；今年恰巧和我同事。我们有四五年不见面，不通信了；相见时我很高兴，滔滔汨汨地向他说知别后的情形；称呼他的号，和在中学时一样。他只支持着同样的微笑听着。听完了，仍旧支持那微笑，只用极简单的话说明他中学毕业后的事，又称了我几声“先生”。我起初不曾留意，陡然发见那干涸的微笑，心里先有些怯了；接着便是那机器榨出来的几句话和“敬而远之”的一声声的“先生”，我全身都不自在起来；热烈的想望早冰结在心坎里！可是到底鼓勇说了这一句话：“请不要这样称呼罢；我们是同班的同学哩！”他却笑着不理睬，只含糊应了一回；另一个“先生”早又从他嘴里送出了！我再不能开口，只蜷缩在椅子上，眼望着他。他觉得有些奇怪，起身，鞠躬，告辞。我点了头，让他走了。这时羞愧充满在我心里；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在我身上，使人弃我如敝屣呢？

约莫两星期前，我从大马路搭电车到车站。半路上上来一个魁梧奇伟的华捕。他背着手直挺挺的靠在电车中间的转动机（盖）上。穿着青布制服，戴着红缨凉帽，蓝的绑腿，黑的厚重的



皮鞋：这都和他别的同伴一样。另有他的一张粗黑的盾形的脸，在那脸上表现出他自己的特色。在那脸，嘴上是抿了，两眼直看着前面，筋肉像浓霜后的大地一般冷重；一切有这样地严肃，我几乎疑惑那是黑的石像哩！从他上车，我端详了好久，总不见那脸上有一丝的颤动；我忽然感到一种压迫的感觉，仿佛有人用一条厚棉被连头夹脑紧紧地捆了我一般，呼吸便渐渐地低迫促了。那时电车停了；再开的时候，从车后匆匆跑来一个贫妇。伊有褴褛的古旧的浑沌色的竹布长褂和袴；跑时只是用两只小脚向前挣扎，蓬蓬的黄发纵横地飘拂着；瘦黑多皱褶的脸上，闪烁着两个热望的眼珠，嘴唇不住地开合——自然是喘息了。伊大概有紧要的事，想搭乘电车。来得慢了，捏捉着车上的铁柱。早又被他从伊手里滑去；于是伊只有踉踉跄跄退下了！这时那位华捕忽然出我意外，赫然地笑了；他看着拙笨的伊，叫道：“哦——呵！”他颊上，眼旁，霜浓的筋肉都开始显出匀称的皱纹；两眼细而润泽，不似先前的枯燥；嘴是裂开了，露出两个灿灿的金牙和一色洁白的大齿；他身体的姿势似乎也因此变动了些。他的笑虽然暂时地将我从冷漠里解放；但一刹那间，空虚之感又使我几乎要被身份的大气压扁！因为从那笑底貌和声里，我锋利地感着一切的骄傲，狡猾，侮辱，残忍；只要有“爱底心”，“和平底光芒”的，谁底全部神经能不被痉挛般掣动着呢？

这便是遍满现世间的“蔑视”了。我今年春间，不自量力，去任某校教务主任。同事们全是我的熟人，但我于他们，却几乎是个完全的生人；我遍尝漠视和膜视底滋味，感到莫名的孤寂！那时第一难事是拟订日课表。因了师生们关系底复杂，校长交来三十余条件；经验缺乏、脑筋简单的我，真是无所措手足！挣扎了五六天工夫，好容易勉强凑成了。却有一位在别校兼课的，



资望深重的先生，因为有几天午后的第一课和别校午前的第四课衔接，两校相距太远，又要回家吃饭，有些赶不及，便大不满意。他这兼课情形，我本不知，校长先生底条件里，也未开入；课表中不能顾到，似乎也“情有可原”。但这位先生向来是面若冰霜，气如虹盛；他的字典里大约是没有“恕”字的，于是挑战底信来了，说什么“既难枵腹，又无汽车；如何设法，还希见告”！我当时受了这意外的，滥发的，冷酷的讽刺，极为难受；正是满肚皮冤枉，没申诉处，我并未曾有一些开罪于他，他却为何待我如仇敌呢？我便写一信覆他，自己略略辩解；对于他的态度，表示十分的遗憾：我说若以他的失当的谴责，便该不理这事，可是因为向学校的责任，我终于给他设法了。他接信后，“上诉”于校长先生。校长先生请我去和他对质。狡黠的复仇的微笑在他脸上，正和有毒的菌类显着光怪陆离的彩色一般。他极力说得慢些，说低些：“为什么说‘便该不理’呢？课表岂是‘钦定’的么？——若说态度，该怎样啊！许要用‘请愿’罢？”这里每一个字便像一把利剑，缓缓地，但是深深地，刺入我心里！——他完全胜利，脸上换了愉快的微笑，侮蔑地看着默了的我，我不能再支持，立刻辞了职回去。

这便是遍满现世间的“敌视”了。

（原载 1921 年 11 月 4、9 日《时事新报·学灯副刊》）



歌 声

昨晚中西音乐歌舞大会里“中西丝竹和唱”的三曲清歌，真令我神迷心醉了。

仿佛一个暮春的早晨，霏霏的毛雨⁽¹⁾默然洒在我脸上，引起润泽，轻松的感觉。新鲜的微风吹动我的衣袂，像爱人的鼻息吹着我的手一样。我立的一条白矾石的甬道上，经了那细雨，正如涂了一层薄薄的乳油；踏着只觉越发滑腻可爱了。

这是在花园里。群花都还做她们的清梦。那微雨偷偷洗去她们的尘垢，她们的甜软的光泽便自焕发了。在那被洗去的浮艳下，我能看到她们在有日光时所深藏着的恬静的红，冷落的紫，和苦笑的白与绿。以前锦绣般在我眼前的，现有都带了黯淡的颜色。——是愁着芳春的销歇么？是感着芳春的困倦么？

大约也因那濛濛的雨，园里没了秾郁的香气。涓涓的东风只吹来一缕缕饿了似的花香；夹带着些潮湿的草丛的气息和泥土的滋味。园外田亩和沼泽里，又时时送过些新插的秧，少壮的麦，和成荫的柳树的清新的蒸气。这些虽非甜美，却能强烈地刺激我的鼻观，使我有愉快的倦怠之感。

看啊，那都是歌中所有的：我用耳，也用眼，鼻，舌，身，听着；也用心唱着。我终于被一种健康的麻痹袭取了。于是为歌所有。此后只由歌独自唱着，听着；世界上便只有歌声了。



1921年11月3日,上海

(原载1921年11月5日《时事新报·学灯副刊》)

注释:

[1] 细雨如牛毛,扬州称为“毛雨”——原注。



匆 匆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现在又到了哪里呢？

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地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

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



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一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罢?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

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1922年3月28日

(原载1922年4月11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34期)